

达林太 著

蒙古兵学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目 录

导论	(1)
第一节 蒙古兵学源于蒙古战争	(1)
第二节 蒙古兵学是蒙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
第三节 蒙古兵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	(5)
第四节 研究蒙古兵学的作用和意义	(14)
第一章 蒙古武装力量建设	(18)
第一节 蒙古兵役制度、武装力量编制和任务区分	(18)
第二节 蒙古军的多民族成份,蒙古统治者团结维系异族 将士的方法	(19)
第三节 蒙古军战斗性能——从单一骑兵发展为骑、步、水、 炮等多兵种合成军	(23)
第四节 蒙古军领导体制	(23)
第五节 蒙古军战斗精神的培育	(26)
第六节 蒙古军军纪	(33)
第七节 蒙古军军事训练	(40)
第二章 蒙古军事技术兼及兵器保障	(43)
第一节 蒙古军事技术的发展及其对军队和战争胜负的重 大作用	(43)
第二节 蒙古军获得兵器装备的途径	(45)
第三节 蒙古兵器种类及其规模	(48)
第四节 战马驯养及其方法,战马装具,元朝马政	(53)
第三章 蒙古军战略、战役法、战术	(55)
第一节 以聚攻散	(55)
第二节 实施快速机动,兼及闪击战	(64)

第三节	迂回包围	(69)
第四节	正确运用战略进攻与战略防御两种战略作战样式··	(70)
第五节	歼灭战	(73)
第六节	骑兵战术	(73)
第七节	攻城战术	(75)
第四章	蒙古军作战保障	(77)
第一节	侦察(情报)	(77)
第二节	通信	(84)
第三节	行军、宿营及其侦察警戒	(87)
第四节	泗渡江河	(89)
第五节	地理、气候条件的运用	(90)
第五章	蒙古军后方、蒙古军后勤	(94)
第一节	蒙古军后方	(94)
第二节	蒙古军后勤	(107)
第六章	蒙古若干重大军事方针、政策、策略(上)	(110)
第一节	建立与维持联合战线	(110)
第二节	以敌制敌的策略	(116)
第三节	取天下与治天下相结合	(117)
第七章	蒙古若干重大军事方针、政策、策略(下)	(123)
第一节	对宗教的两种方针、政策	(123)
第二节	蒙古战争得失的反思	(131)
第八章	以朴素军事辩证法为核心的蒙古军事思想 (代结语)	(146)
第一节	蒙古战争观,兼及蒙古战争和建军指导思想 ..	(146)
第二节	蒙古战争方法论,兼及蒙古战争和建军指导思想····	(150)
后记		(154)

导 论

第一节 蒙古兵学源于蒙古战争

“军事科学源于战争”。(《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总领条》)自然,属于军事科学的蒙古兵学则是源于蒙古战争的。蒙古战争是指蒙古族统治集团领导的战争。蒙古民族自古以来是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因此,蒙古战争当然是中国战争的组成部分。“元朝是中国历史上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统一王朝”。因比,元朝战争既属于中国战争,也属于蒙古战争。历史上一些有蒙古族军队参加的战争,因不是蒙古族统治集团领导,故不属于蒙古战争。比如,后金和清朝军队中有相当部分蒙古骑兵,他们常常参加后金和清朝的战争。这个蒙古骑兵是属于后金或清朝的军队,其从事的战争是后金或清朝的统治者领导的,不属于蒙古族统治集团领导的蒙古战争。以此类推。

蒙古战争起自 12—13 世纪之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的战争到 17—18 世纪卫拉特蒙古的战争。这个战争包括三个时代的战争:蒙元时代战争(约从 12 世纪 80 年代到 1368 年)、北元时代战争(1368—1634 年)、17—18 世纪卫拉特蒙古战争。

蒙古战争,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蒙古民族内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战争。包括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各部的战争、蒙元时代和北元时代蒙古族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战争、北元灭亡后卫拉特与喀尔喀之间以及二者内部的分裂混战;蒙古民族是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因之也有了另一种战争类型,这就是蒙古族统治集团建立的政权同国内其他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包括蒙古征服金、西夏、西辽、南宋、大理的统一中国的战争和北元与明朝之间以及准噶尔汗国与清朝之间战争等;再一种是蒙古族统治集团领导实施的国外战争。

包括蒙古对花剌子模、东欧和西亚的三大西征，元朝海外远征，准噶尔汗国西征中亚和土尔扈特部回归故土之战等。

第二节 蒙古兵学是蒙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蒙古兵学源于蒙古族统治集团领导的战争。而这个战争的发源地是东自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北自贝加尔湖、南至阴山的蒙古高原。这里居住着蒙古语系诸部和突厥语系诸部。蒙古高原平均海拔1 000米以上，大部分是草原，还有相当一部分地区是戈壁沙漠和森林。大部分地区属于温带极端的大陆性草原气候，干燥少雨雪，夏季短，冬季漫长而寒冷，常有暴风雪，昼夜温差大，还有部分地区属于亚寒带针叶林气候。蒙古高原各部民众就是在这种艰难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他们在与这种恶劣自然条件的长期搏斗中养成了坚毅、勇敢、顽强和忍苦的精神素质，积累了战胜各种恶劣自然条件的丰富经验。这些精神财富是蒙古军事文化的一个来源，对蒙古的战争和军队发挥了重大作用。

蒙古高原上的大部分部落(族)到12世纪时早已实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经营着游牧经济，还有很少量的农业；只有少数部落所谓“林木中百姓”还经营着狩猎经济。还出现了第二次、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的萌芽，有了少量从牧人中分工出来专门从事手工业的木匠、铁匠，并出现了在内部或同周邻地区之间的产品交换和贸易。总之，蒙古高原大部分民众的经济生活是游牧业，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斗争过程中继承和发展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和回鹘等诸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创造出了绚丽多彩的、对蒙古民族乃至对中国和世界产生广泛深远影响的蒙古游牧文化。他们饲养牛、羊、马等牲畜，其中马的饲养量很大，马受到格外重视，既善于驯养，又善于使用，既作为交通工具，又用于战争和狩猎，并以马乳、肉、皮、毛作为重要的生活资料。他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被世人所称赞的“马文化”。这个“马文化”培育出的上百万蒙古马，在数十年间载着它们的主人，

象狂烈的风暴席卷众国，用铁蹄踏遍了欧亚大陆。逐水草游牧，逐水草而居的生产生活方式，不仅具有军队行军、宿营的特点，而且使广大游牧民众养成了乐于迁徙，习于流动的生活习惯和精神素质，成为善于征战、特别是善于远征的马背上的民族和“行国”。在长期战乱的年代，他们创造出了古列延（库伦、圈子）游牧方式，每一个古列延几十、几百帐，甚至上千帐。移场时象部队行军那样列队行进，屯营时结成环形的圈子，首领居中指挥管理，抵御或反击敌人。这是一种生产、行政、军事合为一体的组织，后来为蒙古汗国建立军事政治体制所仿效。蒙古高原的畜牧业有个重要特点，就是跟狩猎紧密相连，他们很大一部分生活资料，通过狩猎获取，而且狩猎活动被视为高尚娱乐。符拉基米尔佐夫说：“古代蒙古人不是单纯的游牧民，而是游牧狩猎民。”（符拉基米尔佐夫著、刘荣焯译《蒙古社会制度史》第6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0年版。以下只注书名）广大游牧民众骑上骏马挂上刀箭，在广阔无垠的草原上追逐猎物，搏击猛兽，养成了骁勇剽悍、善于骑射的战斗素质。冷兵器条件下，狩猎类似作战，刀箭等狩猎工具就是兵器，狩猎的方式、方法类似战略战术。一次狩猎，特别是大的围猎，就是一次练就战略战术和作战技术的实战演习。蒙古建军作战的原则方法，给养供应的途径以至整个战争指导，都打着游牧文化的烙印。

蒙古高原在12世纪早已进入了以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为基础的文明时代（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氏族制早已瓦解，产生了伯颜（富人）、那颜（官人）、哈剌抽惕（平民们）、孛斡勒抽惕（奴隶们）等进行剥削压迫的阶级和被剥削压迫的阶级，于是产生了相对峙的几个部落联盟或国家政权。各部和各国的统治者为了追逐经济利益、政治权力，相互之间不断纷争、征战不休。《蒙古秘史》描述：“星天旋转，诸国争战，连上床睡觉的工夫也没有……世界翻转，诸国攻伐，连进被窝睡觉的工夫都没有……没有逃避的地方，只有冲锋打仗，没有平安幸福，只有互相杀伐。”除蒙古高原内部的长期无休止的争战外，还有反抗金朝野蛮民族压迫的战争。蒙古高原各部长期战争经验是蒙古军事文化——蒙古兵学的一个来源。

成吉思汗从12世纪末期到13世纪初期,经过近20年战争统一了蒙古高原,摧毁了使蒙古高原长期分裂混战、落后的各个敌对势力和氏族制、部落制等社会组织,解除了金朝的民族压迫,建立起了统一的、独立的蒙古国家政权。他利用这个国家政权治理社会、发展经济文化,把落后的蒙古高原改造成了安定繁荣的社会。统一蒙古高原的战争,蒙古高原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发展,推进、加速了蒙古高原各部族的融合过程,“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质的”(《斯大林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3版,第294页)伟大的蒙古民族逐步形成。成吉思汗继承蒙古高原传统军事文化,总结本身实战经验,创立了反映蒙古文化特点的军事文化理论——蒙古兵学。

成吉思汗从13世纪初期开始,举行了征金、征西夏的战争,还顺便征服了西辽。于是,蒙古高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结合、蒙古高原军事文化与中原军事文化结合,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包括军事文化在内的蒙古文化。其中一个突出的成就是蒙古高原游牧军事文化与中原火药和指南针为中心的军事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举世无敌的、善于远征、无坚不摧的战争力量。蒙古军从单一骑兵发展为骑兵、砲(炮)兵、匠兵等诸兵种合成的强大军队。成吉思汗从1218年以后举行西征,运用这个诸兵种合成的强大军队,仅以二三年时间征服了花剌子模和中亚。在这次战争中,吸收中亚文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包括军事文化在内的蒙古文化。至此,成吉思汗创立的蒙古军事文化理论——蒙古兵学趋于完善和成熟了。

成吉思汗结束西征,在1225年春回到蒙古,当年秋开始举行了灭夏、灭金为目的的战争。1226年消灭了夏军主力,留部分兵力围攻夏王城中兴府。夏王出降后被斩,西夏亡。1227年春,南下攻取了金朝渭水南北地区,而将一举灭金之际,在秋七月病故于战争前线。

成吉思汗逝世后,他的继承者们除征金、征宋外,还举行了对欧洲和西亚的两次远征,建立了金帐(钦察)、伊利二大汗国,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蒙古文化,其中把诸兵种合成军远征的作战方式提高了更新的水平,进一步发展了蒙古兵学。但经若干年后,到西方三个

汗国的少量蒙古民众，“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一卷第30页，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他们带去的蒙古文化，也融合于该地区的民族文化之中了。因此，本书以下各章节中，一般不论及西方三个汗国的军事文化一兵学问题了。

成吉思汗逝世后，他们继承者们征服了金，大理，南宋，降服了吐蕃（藏族）地区，统一了长期分裂割据的中国，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幅员最辽阔的蒙古族占统治地位的多民族的大元帝国。在元世祖忽必烈推行的“祖述变通”（明宋濂等撰，中华书局《元史》第四卷，世祖纪一）对蒙古传统的统治方式既要继承又要改革、“采祖宗旧典，参以（中原王朝）古制之宜于今者”（《元史》刘秉忠传）的基本国策指导下，包括军事文化在内的蒙古高原文化与中原文化更广泛深入地结合，创造了世界领先地位的元代文化，大大丰富和发展了蒙古文化。

14世纪60年代，元朝在中原的统治被推翻后，元惠宗脱欢贴木儿退出中原。“其继承者据有漠北，仍用元国号，史称北元。”（中国大百科全书《元史·元朝》）于是，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南北朝——明朝与北元对峙的局面。北元依托蒙古高原，发挥游牧军事文化特长，初则多次击败明军大规模战略进攻，继则夺得战略主动权连续反击明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包括蒙古兵学在内的蒙古文化。北元汗室在17世纪30年代灭亡后，卫拉特蒙古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发挥游牧军事文化的特长，进行了西征中亚、南征青藏、东抗清朝的几十年战争。在18世纪，清王朝逐步降服了卫拉特蒙古。从此以后，再没有发生过蒙古族统治集团组织领导的战争，蒙古兵学则作为蒙古文化宝库中的一份重要遗产留存下来。

第三节 蒙古兵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

多年来的研究实践证明，研究蒙古兵学，必须首先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要准确掌握蒙古兵学的研究对象；二是要掌握正确的研究方

法。而且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二者相互依存,互为作用。不掌握正确的研究对象,就不会有正确的研究方法,反以亦然。比如,如果把蒙古兵学研究对象看成只是怎样建军作战,甚至只是三二个具体战法的话,就必然导致用孤立的方法单纯从军事角度进行研究。反之,如果用主观片面的研究方法,也必然掌握不准蒙古兵学的研究对象。

蒙古兵学源于蒙古战争,因此,蒙古兵学的研究对象是蒙古战争及其特殊规律。

关于蒙古兵学的研究方法问题,我们必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研究。人类社会产生了私有财产和阶级后,有了战争这种社会现象。人们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不断总结战争经验探索战争规律,经过几千年的探索,逐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对战争及其规律的认识。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军事学家由于受到他们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可能完整地、科学地认识战争及其规律,不可能创立完整科学的军事学说。只有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马、恩、列、斯、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战争,继承和发展古代近代先进军事理论成果,创立了完整科学的军事科学理论。多年来的研究实践证明,学术研究的基本途径是理论与史料相结合。如果只掌握理论而不掌握史料,就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反过来,如果只掌握史料而不掌握理论,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探讨不出蒙古战争的规律。军事科学是综合性的学科,因此从事军事学术研究的人必须掌握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多方面的理论,而其中最基本的是应掌握哲学和军事两方面的理论。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67页)下面具体探讨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战争基本理论,提高理论思维能力,从而把握正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问题。

一、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把握正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包括我们这项学术研究在内的一切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只有掌

握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才能有理论思维并把握正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学术研究来说绝不是可有可无、可用可不用的问题,而是必须有、必须用的问题。孙子和克劳塞维茨等人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为啥能写出《孙子兵法》《战争论》那样的伟大军事著作?恩格斯说:“人们远在知道什么是辩证法以前就已经辩证地思考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82页)战争同其它社会事物相比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强制人们必须使自己的主观认识同战争实际相一致才能取胜,否则将立即或很快遭到失败。《孙子兵法》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军事著作,又是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这个事实说明,孙子虽然不可能有辩证唯物主义这种先进哲学的指导,但是他本身具有虽然是朴素的但是极为丰富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他就是运用他的这个哲学思想探讨战争,创造出了这一伟大军事著作。他的辩证法、唯物论思想是《孙子兵法》的灵魂与精华。克劳塞维茨虽然也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但他利用了当时力学、数学等先进自然科学的自发的唯物主义思想,特别是自觉运用了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所以列宁说克劳塞维茨杰出的军事思想“受胎于黑格尔”。(见《列宁军事文集》第205页)马、列、毛泽东所以能创造出人类军事史上最高水平的军事学说,就是因为他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了战争和军事问题。有的外国军事评论家说:“毛泽东是打开这个时代军事奥秘之锁的全套钥匙的一个时代人物”。我认为,这个“全套钥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军事辩证法。

在从事我们这项学术研究时,可不可以既不用唯物主义方法,也不用唯心主义方法;既不用辩证法,也不用形而上学方法?这种中间道路是不存在的,硬要走,肯定是走不通的。不用唯物主义方法进行研究,必然用唯心主义方法进行研究;不用辩证法进行研究,必然用形而上学方法进行研究;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人都不可抗拒的思维规律。

比如,恩格斯说:“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关于联系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21、

484 页)宇宙间的包括战争在内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着,总是同它周围其它事物相互联系、制约、作用着,在一定的联系之中才能存在和发展。因此,历史上任何有作为的军事家和学者,都是把战争同它周围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社会意识、自然等事物联系起来综合研究的。因此,我们在研究蒙古战争时,应遵循辩证法,把蒙古的战争、军事同它周围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社会意识、自然等条件联系起来综合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撰写出符合这个战争本来面目的学术作品。不应该用与此相反的方法,把这个战争同它周围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社会意识、自然等条件孤立起来,单纯从建军、打仗方面考察研究。这样做,蒙古战争就成了无渊之水、无本之木、只能撰写出仅仅反映这个战争的部分规律,而歪曲了它的本来面目的、脱离实际的作品。蒙古战争跟古今中外的任何一个战争一样,同样是宇宙间的一个事物,同样跟周围事物相联系才能存在和发展,这不是头脑中虚构的联系,辩证法关于普遍联系的原理同样适用于它。

再比如,列宁说:“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列宁全集》第38卷第161页)蒙古兵学就是要探索出蒙古战争的规律,要探索出规律就必须研究关系,研究本质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只有运用辩证法,研究与这个战争有本质联系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社会意识之间关系,才能探讨出符合这个战争实际的规律。不应采用与此相反的方法,不研究这个战争同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孤立地从军事角度进行研究,而搞出脱离这个战争实际的东西。

因此,要把蒙古战争跟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社会意识等条件联系起来考察研究之后得出的符合历史事实的,有历史事实根据的结论,而不是把从头脑中虚构的联系放入历史之中。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蒙古战争的特殊规律和一般战争规律之间的关系。蒙古战争的特殊规律是否是把一般战争规律完全排斥在外的、跟一般战争规律完全不同的东西?毛泽东说:“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相联结的”,“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毛泽东:《矛盾论》)这就是说蒙古战争和一般战争是互相联结的,蒙

古战争中不但包含了特殊战争规律的东西,而且包含了一般战争规律的东西,蒙古战争的特殊规律就是一般战争规律在它那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表现形态。蒙古战争的特殊规律既与一般战争规律有区别,又不与一般战争规律相违背、相脱离、相对立。蒙古战争还创造了不少既不背离一般战争规律,又不完全包括在一般战争规律之中的特殊规律的东西。列宁说:“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13页)所以,在研究蒙古兵学时,不应把蒙古战争特殊规律和一般战争规律绝对对立起来,把二者看成是互不相容的事物而想搞出把一般战争规律完全排斥在外的特殊战争规律。

在研究蒙古兵学过程中,常常遇到一些重大历史是非问题。其中有的问题容易鉴别,但有的问题因情况复杂而难以鉴别。研究经验证明,对历史是非只有鉴别清楚并获得正确认识,才能正确地总结战争经验、探讨战争规律。为了正确地鉴别历史是非,就必须掌握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二、掌握战争基本理论是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把握正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又一个关键

干一行懂一行、这是个普通常识。蒙古兵学研究是个军事学术研究,因此当然应该掌握军事理论知识。多年来的研究实践也证明,从事军事学术研究的人必须有军事理论素养。

军事理论随着社会制度的不断变革、经济文化的不断进步、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逐步由低到高、由简到繁地发展起来、到了现代,形成了多学科多门类的庞大知识体系。军事理论是个庞大知识体系,所以即便对职业军人也不能要求他全部掌握,对从事我们这项学术研究的人更不能要求其全懂。但是,从事我们这项学术研究的人,必须掌握战争基本理论、这点不仅必要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学到手。当然围绕战争基本理论,学些建军作战方面的具体知识也是必要的。

军事理论,大致可分为古代军事理论、资产阶级军事理论、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三种。上述三种军事理论都应学习,特别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古代军事理论方面,中国的处于领先地位,资

产阶级军事理论方面,欧洲处于领先地位。在学习上述三种军事理论时,应着重学习较多阐述战争一般原理即战争基本理论的著作,如《孙子兵法》为代表的部分中国古代军事著作,如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为代表的近代西方部分军事著作。马列毛泽东的著作中较多阐述战争基本理论的军事论著则更多,如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除学习原著外还应学些第二手的军事著作。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阐述战争一般原理的条目。

比如《孙子兵法》,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界、军界甚至工商界的人还研读它,有的外国军队把《孙子兵法》作为官兵的必读书。作为中国人,只要有阅读能力的人都应该研读此书,特别是从事军事学术研究的人更应该细心研读。谁要想掌握战争基本理论就必须研读此书。

再则,每一个从事军事学术研究的人,无疑都应该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揭示了决定战争胜负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等客观条件和主观指导能力等因素。这是毛泽东从古今中外的战争中抽象概括出来的战争致胜的普遍规律。

还比如,成吉思汗是不是在人类战争史上的以寡胜众、以弱胜强的典范?以少胜多是不是蒙古族朴素辩证法的精华?这就关系到成吉思汗及其后代战争的规律问题。要搞清这些问题,概括起来需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要严格区分战争、战役、战斗三个层次的作战行动样式和与之相对应的战略、战役法、战术三个层次的作战指导方法;二是,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对待兵力。总的来说,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战争基本理论原理。

第一,要严格区分战争、战役、战斗三个层次的作战行动样式和与之相对应的战略、战役法、战术三个层次的作战指导方法。

战争是武装斗争(冲突)的最高形式、最高层次的作战行动,与之相对应的指导方法是战略,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战略》)“战役是介于战争和战斗之间的作战行动。它是战争的一个局部,直接服务和受制于战争全局”。(上书《战役》)与之相对应的指导方法是战役法,是“指导战役的方法。”(上书《战役法》)

战斗是“敌对双方兵团、部队、分队……进行的有组织的武装冲突。”(上书《战斗》)与之相对应的指导方法是战术,是“指导和进行战斗的方法。”(上书《战术》)

“战略和战役、战术是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战略对战役、战术起指导、制约作用。同时,战略企图的实现,又有赖于战役、战术的胜利。”(上书《战略》)战术不仅从属于战略,也从属于战役。

因此,战争、战役、战斗三个层次的作战行动样式和与之相对应的战略、战役法、战术三个层次的作战指导方法是有严格区别的,不能把它们混淆和等同起来。

是不是上述的三个层次的作战行动样式和作战指导方法在近现代战争中就才有区分,包括蒙古战争在内的古代战争中就没有区分?都有区分的。因为近现代战争也好,古代战争也好,都存在战争的全局和局部这一对客观事物。既然如此,就都有上述三个层次的作战行动样式和作战指导方法了。“军事学术中把战役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专门学科——战役学,虽是近代才出现的,但战役作为战争和战斗之间一个层次的作战行动,早已在战争历史上出现。”(上书《战役》)在古代,有的战争打一二次战斗就结束了。能不能说这种古代战争没有战略战术之分了?有战略战术之分的。从联系的观点方法看,任何一个国家政权打完了这次战争,还有以后的战争;跟一个敌国打完之后,还会和另一个敌国打。因此,就有了“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战争全局的问题,随之,就有了指导战争全局和局部的战略、战术之分了。

所以,不能把战略上的以少胜多当作战役或战术上的以少胜多,也不能把战役上的以少胜多当作战术上的以少胜多。总之,不应不分战略、战役(法)、战术三个层次的作战原则和战争、战役、战斗三个层次的作战行动样式,笼统称以少(寡)胜多(众)。

对这条战争指导原则也只有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战争基本理论原理之法解决。交战双方在战场上的搏斗,是个力量的竞赛,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竞赛。精神力量所以也是战斗力的一项重要因素,是因为精神能转化成物质。所以,战场上的搏斗,归根结底是物质力量的竞赛。一般情况下,在战场上物质力量强的一方

总是战胜物质力量弱的一方。强胜弱败是战争的普遍规律。对这条军事原理应领会它的精神实质,不宜在细节问题上钻牛角。如果不仅在战役、战术上,而且在战略(战争全局)上也保持优势,那当然更好。所以,克劳塞维茨说:“数量上的优势不论在战术上还是在战略上都是最普遍的致胜因素。”如果战略上处于劣势的话,主要通过集中兵力之法争取在战役上的优势。如果在战役上也处于劣势的话,也是主要通过集中兵力之法争取在具体战斗中,在决定性的地点,即在战术上取得优势达到以众击寡,以强击弱的目的。如果战争指导者由于主观指导能力低下,战术上的优势也争取不到,下文必然就是失败。包括成吉思汗及其后代领导的战争在内的古今中外的任何战争,都不能逃脱这个规律。因此,古今中外任何有作为的战争指导者和军事家,从孙子、埃帕米农达(公元前古希腊统帅、政治家)、成吉思汗、经过拿破仑、克劳塞维茨到马列、毛泽东,无不力主集中兵力,在战术上以多胜少、以强击弱的作战指导原则。

第二、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对待兵力

对敌对双方的兵力,根据一定的史料进行合理判断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凭空猜测。比如说,成吉思汗三次攻金歼敌 120 万、在翠平山和獐儿咀歼敌 40 万、会河堡之战歼敌 30 万等等,都大为夸张了。再比如,史书记载哲别统军二万征西辽,当时篡夺西辽政权的屈出律听到消息就逃走了,蒙军未打一仗就占领了西辽,因此这里不存在以少胜多的问题。又比如,史书记载花剌子模国王是带少量部队逃走,东躲西藏,更未敢跟蒙军交锋。所以这里也不存在蒙军以少胜多的问题。总之要有史料根据、或者说要做合理判断,不能凭空猜测。要有史料依据,但对史料要做考证辨伪,不能一概信之。比如,獐儿咀之战金军 30 万、野狐岭之战金军 40 万甚至 50 万、金遣 60 万攻打辽东耶律留哥、西夏遣 50 万救援灵洲、明成祖率 50 万征阿鲁鲁台、明英宗率 50 万征也先等等史书上的兵力记载都是不可信的。还有的史书记载的是全体人口数字,不是兵力。比如史书记载纳哈出部众全体人口 30 万,不能看作 30 万军队。总之,我们要对史书上的记载进行考证辨伪。比如,我们很熟悉的解放战争初期的东北战场,我党从 1945 年 8 月开始急速从关内向东北调派部队,到当年 10 月

共调进东北 11 万。国民党在美国大力支援下,用现代化交通工具,由陆、海、空向东北运兵,到 1945 年底才达 15 万人。金朝在 700 年前的交通条件下怎么能从关内一下子派 60 万军队到辽东攻打耶律留哥呢?再比如,我们也很熟悉的平津战役的战场正好是成吉思汗征金战场的一部分。从 1948 年 11 月开始,傅作义把 50 余万国民党军队经极力收缩,部署在东起滦县、西至柴沟堡长达 500 公里的铁路沿线,防守在唐山、芦台、塘沽、天津、杨村、北平、良乡、涿县、康庄、怀来、新保安、张家口、张北等十几个大小城区。金朝怎么能在一个雍儿咀之战就派去 30 万,一个野狐岭之战就派去四五十万呢?不妨再举一个例子。美国在海湾战争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 52.5 万部队部署到海湾,而且部署时间长达 6 个月。此次军事集结,牵动了美国在国内和海外的所有基地,运用了全部战争机器,连后备役和国家自卫队也都动员起来了。700 年前的金朝一次作战就动用几十万军队,甚至小小的西夏一次作战就动用 50 万军队,500 年前的明朝一次出征就动用 50 万军队,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对史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辨伪是十分重要的。

三、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以上讨论了为正确把握研究对象、方法,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战争基本理论,以提高理论思维能力的问题。为落实这个问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为了应用要对理论原理融会贯通。比如,集中兵力、战术上以多胜少、凿穿战、以聚攻散等几个作战原则,各是什么意思?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一面称赞凿穿战,一面又否定成吉思汗的以聚攻散和以多胜少的战术原则;一面称赞以聚攻散,一面又认为成吉思汗的战术原则是以少胜多;一面称赞凿穿战,以聚攻散,一面又否定成吉思汗集中兵力的作战原则等等。其原因是对几个作战原则没有弄懂,对它们之间的关系更未能融会贯通。

二是,要纠正轻视理论的倾向。毛泽东说:“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以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这句话对

我们是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不应在缺乏、甚至毫无军事理论准备的情况下从事研究工作。

三是，要防止学习军事理论方面的畏难情绪。有志于学习研究蒙古兵学的同仁多在地方学习工作，因此最容易产生畏难情绪。能不能掌握军事理论，关键是肯不肯认真学习。毛泽东说：“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论持久战》）。在古今中外，在军事上自学成材的人举不胜数。

四是，要以学习经典著作为主，用经典著作的基本原理规范思想观点，指导研究实践。这里所说的经典著作，除马、恩、列、斯、毛泽东的著作外，还包括以《孙子兵法》、《战争论》为代表的古近代的先进军事理论。古今中外的非经典著作当然也应该学习，但应警惕那些理论观点有严重错误的著作。特别应防止在学习中符合个人观点的就接受，不符合个人观点的就排斥的倾向。

第四节 研究蒙古兵学的作用和意义

研究蒙古兵学对哲学、社会科学中许多门类的研究和发展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为构建蒙古兵学，为包括蒙古军事文化在内的蒙古文化的繁荣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

蒙古兵学是研究蒙古战争特殊规律的学科，是蒙古准备与实施战争的理论体系，是蒙古军事文化，是蒙古文化的组成部分。如上所述，成吉思汗及其后代从12世纪末期到18世纪中期，领导了规模不等的不下几十次的战争，有的是跨国际的甚至是跨洲际的巨大空间的战争。这场在古代战争史上仅见的战争，是在成吉思汗创立，后来由他的继承者发展起来的丰富多彩的蒙古兵学指导下进行的。可惜的是，时至今日没有发现传世的有关蒙古军事专著。清代昭槁著《啸亭杂录》记载：清军蒙古族将领成衮扎布藏有木华黎所著兵法。但这个兵书已经失传，既无法窥其原貌更无法辩其真伪。志费尼著《世界征服者史》第一部记载：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时代有个“札撒大典”，